

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》讀書心得報告

吳泊諄

2019. 01

書名：卡拉馬助夫兄弟們

作者：杜思妥也夫斯基

譯者：耿濟之

出版社：志文

一、前言

出於好奇，首次接觸俄國文學，坐在社科院圖書館面窗的座位，帶著興奮的心情一頁頁品味，漸漸的，越讀越慌張，實在不知所云，不知不覺中，夜色已降臨窗外的辛亥路，闔上書本的剎那，心中震撼且錯愕，翻是翻完了，但是對於作品整體的概念近乎毫無想法，感嘆自己文學素養薄弱。隔幾天再次翻開書本，決定將重心放在最看不懂的章節——第五篇〈贊成與反對〉，尤其是其中關於「大宗教裁判官」的論述，數次閱讀後，總算有些許心得。

以下探討將從第五篇〈贊成與反對〉出發，淺嚐此經典之作。

二、正文

第五篇開頭，延續著前篇結尾的故事：阿萊莎受卡德琳娜請託，嘗試將

二百盧布交給上尉司涅基萊夫，當作先前特米脫里羞辱他的賠償，不過上尉最後將庫券踐踏在地上，從阿萊莎初次遇見上尉所做的分析：「**他的臉露出一種極度的傲慢，而同時又很奇怪地表示顯著的膽怯。他像長久服從他人，喫了許多苦頭，卻忽又跳起來想表現自己的人。**」（頁 235）說明阿萊莎很懂的識人，可惜在交涉的關鍵時刻，阿萊莎的過度憐憫踩到上尉的痛處，一怒之下，做出自己也無法相信的舉動。

阿萊莎向麗薩提出的說法：「**他是一個信實、性格善良的人，而一切的難處就出生在這上面！**」（頁 252），說明阿萊莎受到曹西瑪長老的影响，往往看見複雜人性背後，善良純真的一面，不過對此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，阿萊莎與上尉的交涉，其實也是上尉迫於經濟壓力，重新界定自尊心的過程，自尊心來回震盪，差點就要收下二百盧布，這時阿萊莎突如其來的過度關懷，一下子衝破自尊底線，在自我意識崩解、頓時毫無頭緒的激動情緒下，踐踏庫券，這一切其實與上尉善不善良沒有太大的關聯（難道收下錢就代表邪惡？這二百盧布本來就是卡德琳娜代替未婚夫特米托里，給予被害人的賠償金，收下與否，與善惡較無關，與自尊心較有關），而是面對困境，價值觀的調整，反倒是關鍵時刻阿萊莎犯下的失誤，是否也代表他真實的想法：積極行善的可能原因

（講的現實一點）是為了取得死後通往天國的門票？從經濟學角度，效益與成本是互相的概念，人通常不會平白無故做善事，其背後或多或少有些原因（不見得是實體的報酬，也可能是心靈上的慰藉），援助上尉的成本顯然是需要給付的金錢，那效益呢？或許是阿萊莎深信的堅定力量，正是其宗教信仰。

另一處觀察：阿萊莎與麗薩的對話，對自己的分析頗有自信，堅信上尉明天一定會收下錢，其實阿萊莎在其他人面前並不多話，主要扮演聆聽者的角

色，不過面對麗薩，阿萊莎有積極表現的傾向，希望能獲得愛人的認同甚至尊敬，阿萊莎終究是個年輕人，對愛情憧憬也並不意外。

對阿萊莎的人格特質有初步認識，接著來看看他的二哥伊凡，廣泛地說，伊凡是位無神論者，他引述十八世紀一位老「罪人」的話：「**如果沒有上帝，便應該把祂造出來，確實是人造出上帝來的。**」（頁 276），「此時」的伊凡願意相信上帝，是因為祂帶來秩序，不過伊凡對於宇宙的秩序是否存在，其實持懷疑的態度，才會一開始說「**即使我不信宇宙的秩序，然而我珍重黏質的、到了春天舒展開來的樹葉**」（頁 271），接著又說「**我信仰秩序，信仰生命的意義，信仰永恆的和諧……**」（頁 277），伊凡與一般的無神論者略有不同：「**我不承受的不是上帝，你要明白，我不承受的是上帝所創造的上帝的世界。**」（頁 277），就我的理解，這句話隱含著「如果上帝存在，而且是如此的完美，那為何世界會如此混沌？」，接著舉土耳其和切爾卡斯人在保加利亞境內到處作惡的例子，說明部分人類超越獸性、巧妙、藝術化的殘忍，又以「**假使魔鬼並不存在，而是人創造出來的，那麼人創造他，是照著自己的模型和形貌**」（頁 280），進而將同理套用在上帝身上：「**你的上帝還能好到哪裡，既然人是照著自己的模型和形貌創造出祂來的**」（頁 280），雖然伊凡一再強調自己並不否認上帝的存在，但是他心中的「上帝」與教徒追隨的「上帝」截然不同（前者認為上帝的必要性在於其帶來的穩定和諧，後者的上帝是心靈的寄託與歸屬），本段結尾，伊凡「**將入場券恭敬地原璧歸趙還給祂**」（頁 288），為接下來的「大宗教裁判官」埋下伏筆。

大宗教裁判官的背景是中世紀真實存在的天主教宗教裁判所（負責審判異教徒的法庭）（參考：

<https://www.history.com/topics/religion/inquisition>），伊凡創作的史

詩，描寫耶穌降臨火燒邪教徒的地方，以治癒盲人與使女孩復活的方式登場，受到民眾熱烈歡迎，不過當宗教裁判官一出現，並下令衛隊捉拿祂時，人們立刻匍匐在地，向裁判官低頭，多麼荒謬的場面！因宗教而被賦予權力的裁判官竟然將真主關起來，甚至批評祂：「**你也沒有權利在你以前說過的話語上再添加什麼，你為什麼到這裡來妨礙我們？**」（頁 293），接著講起魔鬼對上帝的三個問題：「是否願意把石頭變成麵包？」、「是否願意從聖殿的尖頂上跳下去？」以及「是否願意接受凱薩的劍？」，對於這三個試探，上帝都不願意，也意味著拒絕「奇蹟」、「秘密」、和「威信」這三種「**可以永遠戰勝而且俘虜這些無力的叛逆者的良心**」（頁 299）的力量，不過教會接受了，改正了上帝的業績，並將它建築在這三種力量，甚至坦白的說：「**我們不是同祂，卻是同他（魔鬼）**」（頁 301）。

讀到這段，心中震撼！原來裁判官以上帝之名，行魔鬼之事！緊抓人性的弱點，加以掌控，讓信徒為了麵包（物質生活），「自由」地選擇放棄自由，多數人的心靈其實如此的脆弱，為了物質，屈服於權威。就我的理解，大宗教裁判官影射的就是伊凡，而阿萊莎就像降臨世上的主，伊凡終究是不信上帝的，祂拒絕奇蹟、秘密與威信，等同拒絕宇宙的秩序，因為人們並「沒有能力」享受真正的自由，必須依靠外在的權威、物質的誘惑、神蹟的顯靈、秘密（告解）來使人民服從，進而達成社會的和諧與穩定。

聽完「大宗教裁判官」史詩，阿萊莎感受到伊凡已走火入魔，提出警告：「**你一定是去加入他們的行列**」（頁 307），不過伊凡認為「**卡拉馬助夫的力量**」（頁 307）可以承受這一切，同時意味著「**一切都可以允許**」（頁 307），到底什麼是「卡拉馬助夫力量」呢？單純只是暴力、情慾、野性、低俗的力量？不，我認為它是種反抗道德觀的力量，人們剛出生時，沒有受到道德

的拘束，不過在社會化的過程中，漸漸的被加上許多道德的觀念，自我為了平衡超我，內心中隱藏著本我（參考：<https://www.sigmundfreud.net/the-ego-and-the-id-pdf-ebook.jsp>），也就是卡拉法助夫力量，一種原始慾望衝動的潛能，而這股力量，將在自我受不了超我的拘束時，被激發出來，簡單來說，這是股反道德的強大力量。

此段的結尾，阿萊莎如同耶穌親吻裁判官似的，**站起來，走到他（伊凡）面前，默默地、靜悄悄地吻他的嘴唇。**（頁 308）

伊凡與阿萊莎告別後，遇見司米爾加可夫，原本已經接近崩潰的精神狀態更加混亂，雖然伊凡極度鄙視司米爾加可夫，並感受到其無形中散發的邪惡氣息，卻無法解釋這個現象，其實，司米爾加可夫就是魔鬼的惡徒！伊凡將研究的重心擺在「上帝」，卻沒有仔細思考「魔鬼」的型態，就不就是卡拉馬助夫精神嗎？反對上帝，而靠向魔鬼，卻不去了解他，讓我想到漢娜·鄂蘭所提出的「平凡的邪惡」（參考書目：平凡的邪惡：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，作者：漢娜·鄂蘭，譯者：施奕如，出版社：玉山社），不只納粹殘害猶太人如此，面對邪惡勢力（魔鬼）亦是，服從、不作為就是支持，**「假使我能夠做出這一手來，那就是說假裝，因為有經驗的人是完全不難做到的」**（頁 314）司米爾加可夫已明示在未來的弑父案中，如何順利被排除在嫌疑犯名單中的絕招，伊凡雖然隱約（甚至是完全）猜到這恐怖的兇殺案即將發生，卻選擇儘早離開這紛擾的城市，不作為、不阻止的結果，就是慘案發生，與伊凡自己最終也走向發瘋（司米爾加可夫自殺前，直指伊凡就是共犯，自己只是貫徹伊凡「（如果沒有上帝）一切都可以允許」的價值觀），並間接導致其他角色的集體瘋狂。

三、 結語

俄國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最後的作品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》，多少有作者親身的體悟，像是「大宗教裁判官」史詩的結尾：「他走到門前，開了門，對祂說：祢去罷，不要再來……完全不要來……永遠也不！永遠也不！便把他放到『城市黑暗的行人道上，』囚人於是走了。」（頁 305、頁 306），與杜氏的親身經歷也有幾分相似：十二月二十二日，被判死刑，押赴刑場，臨刑之前，獲改判流放西伯利亞四年級服兵役四年。（頁 874，杜斯妥也夫斯基年譜），裁判官或是沙皇，其實還是有「人性」的？

本文將重點擺在具有承上啟下作用的第五篇〈贊成與反對〉，著重在宗教議題的探討，先了解阿萊莎與伊凡的宗教觀，藉此引出「大宗教判官」史詩背後的隱喻，並闡述伊凡最終走向崩潰的可能原因：選擇了魔鬼，卻不了解魔鬼，宗教信仰並非只有二元：不是信上帝，就是信魔鬼，其實不然，即使不相信上帝，也可以選擇走自己的道路，不一定要向魔鬼低頭。

做一個不完整、概括性的比較：伊凡是現實與理性主義者，未必代表「惡」，只是在追求知識、推理的過程中，誤入歧途，阿萊莎相信理想主義，是「善」的代表，而司米爾加可夫，正是「惡」的力量，並將伊凡推入火坑。此書許多看似來亂的丑角，其實也都在善與惡之間徘徊、摸索。

本書結尾，阿萊莎在石頭旁演說，傳遞正面、善的能量，並期勉男孩們能把握少年時代的美好回憶（尚未完成社會化的純真），告別過去的卡拉馬助夫，快樂迎接新氣象的卡拉馬著夫（誰說人類本能一定是邪惡、低俗的？難道不能是善良的嗎？），卡拉馬助夫萬歲！

四、 後記

讀完此書，還有一些關於宗教的想法，放在正文或顯喧賓奪主，因此紀錄於後記，以下靈感來自於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德布羅意的物質波理論：所有物質皆具有波動與粒子兩種特性。¹

過去許多宗教談論靈魂，將其侷限於一個固定的單位，不過從物質波世界來思考，靈魂或許既是波動（能量），亦是粒子（只是目前的科技無法偵測到），它是一個會流動、非固定不變的單位，本文姑且稱之為「本心」，本心在宇宙間不停流動，當一新生命（以人類為例）誕生時，本心受到人體的吸引力而聚集，逐漸依附在體內，這些本心，無時無刻紀錄著此人的一舉一動，可以當成是生命的見證者，舉例：當人做善事時，原本在外流動的本心，或許會受到感召而依附，相對的，做壞事時，原本體內的本心也可能看不下去，憤而離開，總之本心隨時隨地都在流動，只有內心深處一群非常忠誠的本心，要到主人的肉體死去，才會慢慢離開，等待下一位依附的個體，如此的說法，也可以解釋投胎的現象，假設這群忠誠的本心在離開死去主人的肉體後，剛好又都依附在同一個新主人上，那此新主人的意識將會與舊主人有高度的相似（並非完全一樣，畢竟周圍較不忠誠的本心不太可能全部都一樣）。

那要如何解釋「神」的存在呢？神其實就是一群擁有強大能量的本心聚集體，過去的各種善行，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本心，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，進而對世界有不可小覷的影響力。

¹ 參考資料：

物質波，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Matter_wave

電子的波粒二象性，http://aflb.enscm.fr/LDB-oeuvres/De_Broglie_Kracklauer.pdf

回顧正文中關於佛洛伊德本我、自我、超我的構想，在此我有新的詮釋，本我不見得就是原始、慾望本能的展現，畢竟剛出生的嬰兒，其實就已經具有本心，而這些本心有著上一位主人（某些宗教稱為前世）的想法，只是還不會表達而已，本心的理論，也代表著社會終將趨而平衡、穩定、和諧（就像經歷過人生百態的人們，往往有著恬淡寡欲的體悟），上帝與魔鬼終將握手言和！

那人們該以何種方式面對人生呢？行善、隨緣，不用擔心做善事，反遭到惡人陷害，本心自有判斷依據，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，其他交由緣分（其實就是本心之間交互作用的結果）決定，凡事盡力而為，此生無法完成的，就相信本心吧，他們會找到適合的新主人，繼續完成未了的心願！歷史定位也並非同時代或是下個時代的人們可以決定的，而是一個不斷變化、不同時空本心之間物理、化學（甚至是目前科學尚未發現的型態）變化的過程，而這些都不是單一個體可以決定的，我們能做的，就是理解本心、相信本心、進而超越本心，不是伊凡所說的「一切都可以允許」，而是「一切都要對本心負責」！

從本心的角度重新來看「大宗教裁判官」史詩：首先，人的性命在權力面前，極度渺小，裁判官一聲令下，異教徒的生命頓時結束（就像杜斯妥也夫斯基若沒有被改判流放西伯利亞，生命也就終結），而人的心靈在物質面前，也極度脆弱，價值觀一點也沒有原則，只是在自我設限的枷鎖中追求「自由」，既然生命、心靈都如此微小，那該如何是好？就追隨本心吧！再者，為何要將信仰局限於二元的善（上帝）與惡（魔鬼）呢？本心是多元的，不存在完全的善或完全的惡，只存在最「真實」的本心。在追求宗教的同時，偶爾放下外在的執著、信仰的堅持，回頭看看自己心中最真實的本心，不要忘本！